

清明时节,我去瀛湖。据我所知,瀛湖是汉江安康段的人工湖,镶嵌在秦岭和巴山之间,东起火石岩水电站,西至流水镇,或许不止那里,因为我远走到瀛湖镇的南溪,上游的其他地方我没有去过,具体情况不太清楚。

南溪原是汉滨区的一个乡,后来并入瀛湖镇。南溪乡政府所在地的村子叫集中村,地处汉江北岸,有集镇、市场、学校、商店、医院与火车站,风景秀美。

柳儿的大舅家就住在南溪中学坎上的山梁上,此处地势虽高,却是一块平地,视野开阔,一览无余。远山若隐若现,仿佛在水中漂浮着。满眼都是湖水,近在咫尺,远在天边,像镜子,像翡翠,波光粼粼。山上的草木发了芽,长出了嫩嫩的叶子,满目清新,空气湿润。山在水中亲吻,水在山中拥抱,形成一条条河湾,一个个岛屿,眼前高出湖中心的山峦活像游弋湖边的鲨鱼,远处那些被湖水围裹的山体,高低错落,形态各异。清晨起床,湖面弥漫着水雾,太阳出来,雾气散去,碧空如洗,净得出奇。水上有大的游船,小的游艇,来回穿梭,泛起层层涟漪。

房子旁边是岳父岳母安睡的地方,墓碑刚刚立好,我们在坟头挂上清明吊,然后跪在地上磕头烧纸,寄托无尽的哀思。每次来的时候,我都会悄悄走到坎下,去看那排土房子,一共是五间,这是过去岳父岳母生活的地方,现在已是人去室空,关门上锁了。记得我第一次来是1992年的春节,那时我刚结婚,意气风发,心潮澎湃,一下爱上了这个地方,越爱越深。我看到了房头的栀子花,门前的橘柑树,以及树影婆娑下的湖水,一切都是那样



赵攀强

瀛湖漫步

静怡和熟悉,睹物思情,黯然神伤。二十八年了,这里留下了我的欢乐、我的幸福、我的故事,这里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,都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,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柳儿想到街上去买东西,我陪她一同前往,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,草绿花黄,湖光山色,蜂蝶飞舞,春意浓浓。返程途中,柳儿想走湖边那条小路,正合我意。湖水是那样清静,对岸群山连绵,郁郁葱葱,倒影湖中,山水交融。田边油菜花开,杨柳青青,麦苗茁壮,水草起伏。路边住户门前,黑眼圈的小狗啃着骨头,黄猫闭着眼睛打盹的样子滑稽可爱。湖边三三两两的垂钓人,一动不动。我被眼前的景致惊呆了,陶醉了,拿着手机照个不停,不管站在什么位置,也不管选择哪个角度,拍出的都是美图。

下午我们上山,那个地方叫王岩村,是柳儿的大姨家。多数人挖野菜去了,还有人在家蒸馍,我一个人闲来无事,就去探险了。房头半山腰有个猪圈,我曾经去过,但

从来没有再往上走,也不知道有没有路,这次我想单独去看看。走过猪圈,发现林子深处竟然有一条小路,只是很少有人走过,被荆棘杂草遮掩了。我边走边清理路障,不时停下来喘口气,看到不认识的花草和树木,就停下来仔细观察,并把那些好看的东西拍摄下来。山里的树种太多了,除了少数认识的:橡子树、紫荆树、岩桑树、油松树、杜仲树、杉树、杨树等,其余的都不认识。山坡的野花也很多,有野菊花、苦菜花、山桃花、野刺花、羊角花、兰草花等等,还有那些没有见过的花草,千奇百怪,让人惊奇。我时不时发现一些小虫、野蜂和地上爬的小虫,它们被我这个不速之客吓坏了,紧张得纷纷做逃跑状,比湖边的小猫小狗胆小多了。上到山顶,豁然开朗,极目远望,能看到对面的山沟、村庄和公路,还能看到远处的湖水,以及被湖水围绕的无数小岛。一个人的森林,一个人的原野,一个人的天空,远离了喧嚣的世俗,放松了疲惫的心情,任思绪

自由飞翔,让苦闷尽情释放,顿觉人类是那样渺小,自然是如此伟大,原来独处的感觉是这样美好。

柳儿打来电话,说野菜挖得太多了,让我帮忙去拿。于是原路返回,路过猪圈,下到沟边,沿着公路上行找到她们。那是一处山坡,面积很大,地面青草覆盖,野菜密集,最多的是荠菜、小蒜、蒲公英、鱼腥草、灰灰菜,还有树上的香椿芽。柳儿的表哥表姐们,还有她的小姨和妈妈,个个弯腰弓背,辛勤劳作,累得满头大汗。只见她们手上提着的竹筐,塞得满满的,那小蒜圆圆的球根,白嫩白嫩;那鱼腥草的叶片,粉红粉红,收获真大呀!我喜欢春天,更喜欢春天的野菜,那些小精灵们,不等季节变换,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想出来透气了。当它们冒出泥土,生发嫩芽,慢慢舒展开来的时候,多惹人多诱人啊!下山回到家里,这些亲人们蹲在院坝,择菜分菜,喜笑颜开,多快乐的生活,多温馨的局面啊!无不令人心生感动。

瀛湖的夜空是如此的寂静,晚上睡在这青山绿水间的农舍,是那样舒服,那样踏实,等到睁开眼晴的时候,已是翌日早上九点多,东方的太阳越过山头,照耀湖面,是那样柔和,那样明媚。

柳儿喊我吃饭,说饭后要去软桥。我们所在的村子实际是一座山脉,被一条深沟劈为两半,瀛湖之水倒灌进来,形成长约2里的湖湾。为了通行方便,村上在这段湖面上架起一座铁索桥,当地人称为吊桥,或者软桥。我每次前来,必过软桥,形成习惯,究竟走过多少次软桥,实在记不清楚了。我们一行大大小小五十六人,走在半山腰的便道上,脚下山势很陡,树林茂密,雪白刺的刺玫瑰花架在树枝上,透过树叶的间隙,看到被林子遮挡住的湖水,斑斑点点,泛着银光,真是水天一色啊!山道两旁,野草丛生,花开遍地。那些小花,有的黄色,有的红色,有的蓝色,有的紫色,有的白色;那些野草,有的鹅黄,有的嫩绿,有的深绿,有的已经变成青色了。走到软桥,胆大的飞跑过去,胆小的抓住铁索,碎步移动,战战兢兢,还有更胆小的,脚掌好像被钉子钉住了,迈不开步子,只能站在这边,望着那边。柳儿她们蹲在桥上,摆出各种造型,让我们拍照。

多少次,我想动笔写瀛湖,始终无从下笔。因为瀛湖太美了,太大了,加之我对瀛湖的感情太深了,越是想要写好,越是不敢动笔。我怕自己苍白的文字难以描绘瀛湖之美,反而愧对自己,愧对瀛湖,留下遗憾。

履痕处处

下蛋占巢

陈仓

布谷鸟懒于筑巢,却妄想占有百鸟巢穴。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,布谷鸟乘百鸟白天外出,巢穴无鸟留守之机,挨家挨户下蛋,宿主们浑然不觉,稀里糊涂地替布谷鸟孵蛋。

布谷蛋孵化时间短,出壳快;小布谷鸟一出壳,立即排挤杀害其他雏鸟,破碎巢中鸟蛋,导致宿主们后继无鸟,绝户空巢。猫头鹰与百鸟作息规律相反,布谷鸟作案的时候,猫头鹰恰好在休息,它将布谷鸟及其子孙的罪行看得一清二楚。猫头鹰义愤填膺,公开揭露布谷鸟的卑劣行径,百鸟群起而攻之,将布谷鸟逐出森林。

寓言



雾锁山峦 王福建 摄

王家崖水库小憩偶吟

卢惠

榴花鼓腮春将残, 欲观明珠登古原。 万顷水影浮琉璃, 一棚绿风洗心颜。 红艇碧波垂钓客, 银虾黑鱼农家盘。 人生放浪喜山野, 且慰迟暮半日闲!

童年的「摇篮曲」

刘全军

我童年的「摇篮曲」不是充满无限温存和抚爱的声乐名曲,而是在大人的「恐吓」中很快入睡睡眠状态。「快睡觉,狼来了!」「不听话,让毛狗叼了你!」

如果不情愿,稍微顶上一句嘴,哪怕是声音微小的如一片树叶落地,婆婆就会厉声呵斥:「小娃子莫学乌鸦嘴!快睡!」儿时,我最讨厌乌鸦,黑不拉几,经常成群围着院子「哇哇」怪叫,听着心里一阵阵恐慌,便用石头去打,打也打不跑,依旧停在院子周围的树上叫唤。我讨厌乌鸦是因为大人们都讨厌乌鸦,「乌鸦报丧」也是从大人们嘴里灌输给小娃子的。我不能学乌鸦嘴,因为大人们不喜欢,大人们不喜欢的小娃子是不受待见的。这样一想,又真的怕狼和毛狗,很快就睡着了。睡着了就啥也不想,啥也不怕了。

我的童年是在陕南紫阳一个叫钟林沟的深山度过的。我家原先住在被称为「小汉口」的瓦房店,因为成分不好,被「居民下放」到农村接受教育和改造。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,那年我3岁,三弟刚咿呀学语,与婆婆一起「下放」到农村。我家与姓夏的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,夏家人口多,小娃子也多,经常在一起玩耍,也不孤单。院子成「丁」字型土屋,夏家住在「横」上,南北通透,太阳从早晒到晚,我家住在「竖」上,夕阳西下的时候,屋里才有阳光。整个一面山坡就住着我们两户人家,平时基本没人上门,只有鸟儿飞过,还有狼和毛狗光顾。我觉得我们这个院子如同一颗被鸟儿衔来的黄豆,孤零零地落在谁也不意的山坡上,连杂草都不如。那个年代用煤油灯照明,都很节省,天一黑,都是早早睡觉。小娃子最怕天黑,也不愿过早进入梦乡,大人们只好用恐吓来威逼,恐吓不成,迎来的就是打骂。所以一到天黑,院子里就会有小娃子的哭闹声,这个时候,我婆婆就会说:「小娃子不听话,就要挨打。」

我在那个山村度过了十年的光阴,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才举家搬回故乡瓦房店。我至今对那个山村的记忆,除了门前那棵有碗口那么粗、光开花不结果的梨树,便是随时准备伺机掠食的土狼,还有一群哇哇怪叫的乌鸦和专叼鸡的毛狗。自从离开那个山村,以后的岁月里再也见不到这三种动物,然而,我在内心对它们的怀念却是真切的。

狼只在灾荒年才出没,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不得而知。在那个年代,狼猖狂至极却是我亲眼所见,如今生活美好了,只有在书中和电视里「怀念狼」了。童年时代,狼与人是和谐共生的,几乎是每天都能遇见狼,院坝边、山坡上、山路上,只要有人出现的地方就有狼出没,但从没出现过狼袭击人的事件发生,侵害牲畜的事情倒是时有的,用狼来吓唬小娃子却成了「口头禅」,「狼嚎成了人们的「催眠曲」,「狼来了」便成了让小娃子最早接受听话的「启蒙语录」。乌鸦这种鸟儿在人们心目中是一种不祥之物,「乌鸦报丧」也一直流传。这是人类对乌鸦的误解。乌鸦是一种杂食性鸟类,它有一种嗜好,就是喜欢食腐肉,长期的生活习惯使它练就了特别灵敏的嗅觉,在很远的距离能嗅到尸体分解过程中发出的微弱气息,竟太大了。久病垂危的病人临终前由于新陈代谢已发生严重障碍,部分细胞组织开始变性分解,释放出气味,于是招致乌鸦到来。乌鸦不是吉祥物,人类对它的态度不是呵斥就是石头,它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。毛狗模样似狗非狗,似狼非狼,不害人,却专叼鸡。它有个坏毛病,将叼到手的鸡不立即吃掉,而是刨个坑埋起来,所以丢了鸡的主人会循着血迹找到,甚至还气呼呼地骂:「遭五雷轰的毛狗!」骂人也是用「毛狗精」来伤及对方,小娃子哭闹,大人们便厉声说:「如再哭,毛狗来了!」。毛狗我是再也没见过,甚至从村民的口中也消失了,但我相信,总有一天,毛狗也会出现在人类的视线里,将一个正经八经的名字,在生物链中找到适当的位置,并且使人类接受并保护。

在困难中长大才不会害怕。我是与这些动物一起在困难中长大的,我是真心热爱这些动物的,在那艰难困苦年月,在那荒凉沉寂的深山,是这些动物出没过,给我的童年带来乐趣,使我在大人的「恐吓」中长大。

走近秦腔

王正华

疏远了秦腔……

宅居月余,何干?读书、看报、上电脑、写短文,倒也无可。响应政府号召,不出门、不乱窜、不添乱,就是贡献。可我家首长奈何?唯一要求,每天有秦腔听。全折戏、半折戏、几句腔,智能手机随手可得。但首长操作不便,任务全归于我,原以为简单如一,没想到干起来麻烦啰嗦。戏要不停地换,键要频频地按。好在陪着领导听戏,听着听着,特别是有些戏还配有文字,看出了名堂,听出了滋味。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慢慢跟随演员唱腔入戏痴迷,简单的腔调还可鹦鹉学舌地跟着往下溜。

每天一个多小时的听戏看戏,古代现代、板式腔调、舞台设计,全在涉猎范围。直至手机烫手,电量耗尽为止,算是对秦腔急补厚爱。那曲调,哭腔既朴实,宽音大嗓,高亢激昂,似粗糙,又显深刻、

细腻、妙语柔情。善于抒发悲愤、凄凉情绪,以情动人,富有夸张性,柔和清丽。板胡独奏、合奏、联奏,发音清脆悦耳。舞台上,一幕幕人间酸涩苦辣,悲欢离合。人物塑造、板腔、音乐设计比较讲究,易勾魂引神,入人心脑上瘾。显现出秦腔的底气,产生于民间,反映了人民的愿望,痛楚、欢乐、斗争与智慧,敢爱敢恨,爱憎分明。代表作品《三滴血》《火焰驹》《周仁回府》《十五贯》《八义图》《法门寺》《白蛇传》等流芳世代,百看不厌,永唱不衰。

看戏、听戏、想戏,走近秦腔,欣赏秦腔秦韵,接受秦腔的熏陶。秦腔,秦人不可或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作为秦人能秦腔的发展做些什么?秦腔为什么姓秦,产生于何处何年?众说纷纭。京剧、越剧、评剧、豫剧、黄梅剧,中国五大名剧为何少秦腔?现代的秦腔观众在哪儿……我又给自己设置了思考的话题。唉,没有办法的劳累累。



篆刻 谢惠强

说活说阔说王阔

张念贻

王阔就是丹江的一泓活水,天高地阔,浪高水阔。说王阔就是两个字,一个是活字,一个是阔字,里里外外离不开一个活字。这字,王阔的名里有,注定命里也有。

人生在世,先有生命,后有生存、生活。活人不易,活成更难。余华一部《活着》成就了文学经典,两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字眼,却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其中的深刻。「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」,活是一眼泉,汩汩而出;活是一泓水,静静流淌;活是一条河,浩浩荡荡;活是一片海,呜呜泱泱。人活着,要严肃,要活泼,要团结,要友爱,这是中小学校园中的校训;人活着,要快活,要乐活,中国古典《水浒传》里有「快活林」,美国现代生活派中有「乐活族」,不成疯不成魔。俗话说「好死不如赖活着」,俗话又说「人活一张脸,树活一张皮」,出门打工「讨生活」,人生难得是「受活」,汪曾祺写了短篇小说《受戒》,阎连科写了长篇小说《受活》,人活

着,苦要自己受,责要自己担,活着就是受着,苦尽甘来,受尽便是收获。

人在门中活,平添一个阔,人间万户,事出多门,进山礼佛有山门,人间万户有户门,命有命门,心有门,屠洪刚在《中华功夫》里唱:「手是两扇门,脚下是一条根,四方水土养育了,中华武魂」。俗话说「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」,人要活得出息,必然要有一点阔气。《三国演义》里杨修恃才傲物,屡犯曹操之忌。两个著名的段落,曹操在新建花园门上手书「阔」,众人不解,杨修一语道破,门内一活乃阔;塞北送酥饼一盒,曹操手书「一盒酥」,修见当即取匙与众分享,众又不解,修言「一人一口酥,丞相之命乎」,杨修太聪明,反送了卿卿性命。

王阔生长在商洛,生活在商洛,号丹江漫人,洛是洛水的洛,洛水由此发源,于是有了翩若惊鸿、宛若游龙、众星朝拜的洛神,于是有了曹子建的《洛神赋》,又有了赵孟頫的书作,顾恺之的画作,洛神就

此美艳千年、千年美艳。王阔是画家,任何时候见到王阔,始终是活活泼泼、活活络络,王阔是个小伙,永远的小伙。王阔又是阔脸阔眉阔眼阔唇,五官阔,形体阔,一言以蔽之,王阔的身上集结了种种神气。王阔学的是油画,专攻的是水墨,王阔接受着商山洛水的性灵滋养,路子越走越宽、越走越远、越走越阔。

王阔擅长水墨肖像,漫绘大千世界。世上诸色人等,王阔墨呈五彩,王阔是热情的、是谦虚的,他用情用心用色,精心绘制每一个笔下人物的「高光时刻」,每一个人物在他笔下都是那么鲜亮、精神,王阔在画人其实是在学人也是在做人,向每一个心中的人物致敬。王阔爱画劳模,或者说王阔有一种劳模情结,画过去的劳模,画现在的劳模,画全国的劳模,画省市的劳模,王阔画了铁人王进喜、掏粪工时传祥,也画了商洛马驹曾经走出的全国劳模刘西有。王阔画劳模、学劳模,王阔本身就是劳模,王阔手勤、腿勤、笔



刘西有漫像 王阔

勤、画勤。王阔随身携带写生本,工作日进村扶贫帮困,他画村民画乡亲,画了就送村民乡亲;休息日走街巷、看市井、画邻里画路人,画了也送给邻里路人,王阔画生活,画生活人,画人的生活。

说活、说阔、说的是王阔,说的是王阔,也就是说话、说阔。